

THE BEST SELLERS OF THE WORLD

世界金榜畅销译林

龙虎榜

撒旦起舞(下)

远方出版社

世界金榜畅销译林

撒旦起舞

(下)

[俄]布尔加科夫

金晓波 译



第十六章 行 刑

太阳已经落在骷髅地上空，这座山岗被两支封锁部队团团围住。

那支在将近中午时分切断总督去路的骑兵部队，正朝赫乌隆门飞驰而去。道路就在脚下。卡巴多基亚大队的步兵把一大群人、骡子和骆驼挤向两边，骑兵团让马儿跑得飞快，把一团团白色尘柱扬向天空，来到一个十字路口，两条道路在这里相会：南路通往伯法其，西北路通往雅法。骑兵团沿西北路急驰而去。那些卡巴多基亚兵士在道路两旁布成散兵线，并及时把急匆匆赶赴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结队而行的人群驱散着离开大道。一群群朝圣者离开自己直接支在草地上的带条纹临时帐篷，站在卡巴多基亚步兵们身后。走了大约一公里，骑兵团赶上了闪击军团的二大队，又走了一公里，便率先抵达骷髅地的山脚下。他们在此下马。指挥官将全团分散为排，把不高的小山岗四周全部封锁，只留下一条从雅法大道登山的坡道。

一会儿，第二大队也在骑兵团之后，来到山岗前，他们爬上一层，围住了山腰。

最后，马克·克雷索博伊指挥的小队也来到山脚下。他们沿道路两旁排成两条散兵线，一辆马车在秘密卫队押解下从两条散兵线中间通过，马车上是三名囚犯，他们的脖子上挂有白色小牌，每块牌子上用两种文字——阿拉美亚语和希腊语写着“暴徒和反叛



者”。犯人的马车后面还行驶着别的马车，装载着新做成的绞架、绳索、铁锹、桶和斧子。这些马车上坐有六名刽子手。刽子手后面是骑兵小队长马克、耶路撒冷神庙卫队长和那个在王宫暗室里同彼拉多作过短暂会面的戴风帽的人。队列的最后部分是士兵的散兵线，散兵线之后便是约两千人喜欢凑热闹的群众，他们不畏酷热，只想一睹这有趣的场面。

那些不顾阻拦地被放进队列尾部看热闹的朝圣者，如今也加入了这些城里来的爱看热闹的人中间。随队而行的宣事们扯着尖细的嗓门重复着近中午时彼拉多曾大声呼喊过的那些话，整支队伍就在这喊声中，往骷髅山慢慢行进。

▼ 撒旦起舞
骑兵团准许所有人进入了第二层，而第二小队却只让那些与行刑有关人员上山，随后迅速清场，把山岗四周的人群统统驱散，于是他们便处于山腰的步兵散兵线和山脚的骑兵封锁线之间。现在他们能够透过不很密集的步兵散兵线看到处决的场面了。

就这样，自从队伍登山起，已经过了三个多小时，太阳已经落到骷髅地上空，但热浪滚滚，难以忍受，两道封锁线上的兵士们倍受酷热的折磨和寂寞的煎熬，心里诅咒着这三名暴徒，真希望快点行刑。

小个子骑兵团长，汗流满面，白衬衣后背已是脏兮兮的一片汗渍，他站在山脚下未被封锁的上坡道旁，不时走到一排的皮桶跟前捧水喝，喝完还把丘尔邦淋湿。稍感凉快后，他便离开，重新开始忽前忽后在通往山顶的这条尘土飞扬的大道上来回走动。

184
他的长剑在系带的皮靴上发出碰撞声。指挥官想给自己的骑兵们作出不怕苦的榜样，但又体恤士兵，便允许他们用插进地里的长矛搭成枪架，并把白色斗篷盖在上面。叙利亚人就在这些斗篷下躲避肆虐的阳光。皮桶很快就空了，各排的骑兵们轮流去到山下的山沟里打水，那里，在稀稀落落的桑树那稀疏的阴影里，一条浑浊



的溪流在这可怕的炎热中几近干涸。马夫们牵着变驯顺的战马也守候在这里,利用着这暂且的阴凉,显得百无聊赖。

士兵的软绵无力和他们针对暴徒的骂语,都是情有可原的。

好在总督关于行刑时他所深恶痛绝的耶路撒冷城里可能发生骚乱的担心,并没有真的发生。当行刑的时间拖到第四个钟点时,山腰上的步兵和山脚下的骑兵那两道封锁线之间,始料不及地,已经未剩下一人。太阳灼烤着人群,把他们全都赶回到了耶路撒冷。两支罗马小队的散兵线后面只有两只不知谁家的、也不知为何来到山岗上的狗。但炎热也使它们疲惫不堪,它们躺着,伸出舌头,沉重地喘息着,对那些在晒得滚热的石头和带刺蔓生植物之间乱钻的绿背蜥蜴毫不在意,那些蜥蜴真可算是惟一不怕暴晒的生物了。

无论是在布满部队的耶路撒冷,还是在这里,在四面封锁的山岗上,谁也没有试图夺回犯人,人群都返回城去,因为说实在的,这场处决简直毫无有趣之处,而在那里,在城里,晚上即将来临的伟大的逾越节已然准备就绪。

第二层上的罗马步兵比骑兵更受罪。小队长克雷索博伊惟一允许士兵们的,是摘掉头盔,蒙上沾水的白布带,但需持矛站立。他自己也蒙上同样的布带,但不沾水,是干的,在离那群刽子手不远处巡逻,甚至未从自己衬衣上取下镀银的狮首护胸,未取下护腿和刀剑。阳光直射小队长,但未使他改变丝毫,而且他的狮首护胸谁也无法瞧上一眼,阳光下仿佛沸腾起来的银子的反光,令人目眩,把眼睛都能烧坏。

克雷索博伊那张残废的脸上,没有表现出丝毫疲惫和不满,而且看上去这个巨人有能力就这样走上整个白天,整个夜晚,再加一个白天,一句话,可以一直走下去。他就这样把双手放在镶铜片的沉重腰带上走着,始终那么严肃地一会儿瞧瞧绞架和死刑犯,一会



儿瞥一眼散兵线里的士兵，始终那么漫不经心地用毛茸茸的皮靴尖踢开落在他脚下的人的白骨，或是小燧石。那个戴风帽的人坐在离绞架不远的三脚凳上，神态平静，一动不动，不过间或因为无聊用树枝条在沙地上抠洞。

方才所说罗马军团士兵的散兵线后面已无一人这句话，不完全确切。还有一个人在，只是很少有人发现他罢了。他不是待在便于观看行刑的上山坡道那边，而是在山势陡峭、难以攀登的北面，那里有塌陷和缝隙，那里一枝病恹恹的无花果树在裂罅中紧紧抓住该死的缺水的泥土，试图存活下去。

正是在这株毫无荫凉之处的树下，端坐着这位惟一的观众，而不是行刑的参与者，他从一开始便坐在一块石上，也就是已经坐了三个多小时了。是啊，为了观看行刑，他选择了一个不是最佳而是最次的位置。不过从这位置上毕竟还能看见绞架，看见散兵线后面小队队长胸上那两个闪光的斑点，而这，对一个显然不愿被人发现、也不愿打扰谁的人来说，是完全可以满意了。

但是，四小时前，行刑队伍开始抵达时，此人的表现并非如此，而是很可能会被人发现的，也许他因此马上改变了自己的举止，单独走开了。

当时，队伍刚刚登上散兵线后面的最高层，他才刚刚出现，并且显然是来晚了。他沉重地喘着气，不是行走而是跑着登山，推搡着，看到散兵线在他面前和所有人面前一样合拢，便作了个不考虑后果尝试，装出一副不明白那一声声怒喝是何意思的样子，从士兵们中间冲过去，直抵刑场，那里囚犯们已从马车上卸下来。因为他的鲁莽，他胸口挨了长矛钝头重重的一击，于是他从士兵旁跳开，
186 大叫了一声，但并非因为疼痛，而是因为绝望。他用呆滞和对一切都漠然的目光扫了一眼打他的罗马军团士兵，好象他是个对肉体痛苦毫无感觉的人。



他用手捂着胸口，咳嗽着，喘着，绕山岗跑了一圈，想在北面找到一个可以钻过散兵线的缺口。但已经太晚了。封锁圈已经合拢。此人痛苦得脸都变了样，他被迫放弃冲到已卸下绞架的马车前去的企图。实施这一企图，除了当场被捕外别无可能，而当个被捕者无论如何不在他的计划之内。

于是他向裂罅方向走去，那里比较安静，谁也不会来打扰他。

现下，他正坐在石上愁绪万千，此人一脸黑须，眼睛因阳光和失眠已化脓。他忽而叹息一声，敞开自己因浪迹天涯而褴褛不堪、由淡蓝色变为脏灰色的塔利夫长袍，露出被矛杆打伤的、汗津津、脏兮兮汗水的胸脯；忽而怀着无法忍受的痛苦，抬眼望天，注视着三只早已在高空盘旋，兜着大圈、预知即将有盛宴的白兀鹫；忽而用无望的目光凝视着黄泥土，看着一副半毁损的狗颅骨和在它四周窜动的蜥蜴。

此人痛苦到了极点，以致时而自言自语说上一句。

“噢，我是个笨蛋！”他喃喃地说，精神痛苦地在石上摇晃着，用指甲抓伤黑黑的胸脯，“我是个蠢货，无知的臭婆娘，胆小鬼！我是具尸体，而不是个人！”

他不再作声，低着头，然后从木壶里喝了口温水，重新振作精神，一会儿抓住藏在怀里的刀子，一会儿拿起与小棍和一小瓶墨水一起放在他跟前石头上的一张羊皮纸。

这张羊皮纸上已经匆忙写下了一些笔记：

“时间在飞驰，而我，利未·马太却呆在原地，直到现在他还未死！”

接着是：

“夕阳西斜，他还未死。”

现在，利未·马太正用尖尖的小棍无望地这样记录着：

“上帝啊！你为何不怜悯他？赐他一死吧。”



写完这句,他无泪地呜咽着,重又用指甲抓伤自己的胸脯。

马太绝望的原因是在于降临在耶稣和他头上那可怕的厄运,此外,还在于他认为的他所犯的一个严重错误。前天白天,耶稣和马太呆在耶路撒冷近郊的伯法其,他们俩上一个十分喜欢听耶稣布道的菜园主家中做客。一上午两位客人都在菜园子里帮主人干活,并打算在傍晚前趁凉快去耶路撒冷。但不知为何耶稣着急起来,说是他在城里有件急事,中午时独自就离开了。这就是马太的第一个过错。为什么,为什么他要让耶稣单独走呢!晚上,马太没有能够去耶路撒冷。他突然得了一种很厉害的疾病。他浑身发抖,全身火烫,牙齿开始打战,一刻不停要水喝。他根本无法走动。他倒在菜园主板棚里的被子上,在那里病卧到星期五黎明,那时疾病同样突然间便减轻了。虽说他还很虚弱,双腿发颤,但某种要发生不幸的预感折磨着他,使他告别主人,奔赴耶路撒冷。在那里他才知,预感是正确的。不幸发生了。马太在人群中亲耳听到总督宣布了判决。

当囚犯们被押解上山的时候,利未·马太在看热闹的人群中同散兵线并排奔跑,极力想用什么方式偷偷让耶稣知道,即使事实已经如此,但他,马太,仍在这里与他在一起,他未在末路上抛弃他,他正在为死亡尽快落到耶稣头上而祈祷。但耶稣望着远处人们将把他押向的地方,当然未发现马太。

当队伍沿大道行进了半俄里时,在人群中被人推到散兵线边上的马太,突然想出一个简单而绝妙的主意,于是他按着他的急性子立刻把自己痛骂一顿,责怪自己为何不早些想出这个主意来。士兵们的散兵线行进得并不紧密。他们之间是有空隙的。只要身手敏捷,188 算计精确,他就有可能弯着身子从两名罗马军团的士兵中间穿过,冲到马车旁并跳上车。这样耶稣就将得救,很快升入天堂。

只要一小会,就可把刀插进耶稣后背,对他喊:“耶稣!我来救



你，并与你一起离去！我，马太，是你惟一的忠实门徒！”倘若上帝开恩再给一点空余的瞬间，也许他自己也来得及自刎，而避免死在绞架上。不过后一点很少引起当年的税吏利未的兴趣。怎么死，对他并不重要。他只希望一生中从未对谁做过一丁点儿恶事的耶稣，免遭受如此残酷的折磨。

计划很好，但问题是马太随身未带刀。而且他身上连一枚硬币也没有。

痛恨自己的马太，从人群里挤出来，跑回了城里。在他发热的脑袋里只有一个患热病人的念头，现在如何，随使用何方法，在城里搞到一把刀子，并且来得及赶上行刑的队伍。

他跑到城门口，很艰难地穿行在摩肩接踵川流不息涌向城里的旅行者中间，发现自己左首一片面包铺开着。在晒得发烫的路上跑得气喘吁吁的马太控制住自己后，举止得体地走进店铺，向站在柜台后面的女店主问好，请她从最高层取下那只他不知为何最喜欢的大圆面包，当女店主转过身去时，他默默地迅速从柜台上抓住那件最好不过的武器——磨得像剃刀一般锋利的切面包长刀，立刻匆忙冲出小店，扬长而去。几分钟后他重新出现在雅法大路上。但行刑队伍已经无影无踪。他撒腿就赶。时而他不得不直接躺倒在尘土中，一动不动地躺着，以便喘口气。他就这样躺着，令那些骑骡和步行上耶路撒冷的人们吃惊地看他。他躺着，听到自己的心脏不仅在胸腔内，而且在头部和耳朵里怦怦猛烈跳动，稍稍喘过气来，他又跃起，继续奔跑，但速度却越来越慢，越来越赶不上了。当他终于见到远处尘土滚滚、长长的队伍时，它已经到了山脚下。

“噢，上帝！……”马太呻吟道，明白他来迟了。太晚了。

当行刑已经到了第四个钟点的时候，马太的痛苦已达到极致，¹⁸⁹他愤怒到了极点。他从石头上站起来，把那把偷来的刀扔在地上，正如他现在所想的，刀偷得没有意义；又一脚踩碎了木壶，使自己



连水也丧失了；又扔掉头上的包头，揪住自己稀疏的头发，开始咒骂自己。

他很厉害地责骂自己，大喊一些毫无意义的话语，吼叫，吐唾沫，辱骂生身父母把一个蠢货降生到这个世界。

看到起誓诅咒不起作用，烈日暴晒之处一切并未因此而发生任何变化，他握紧瘦骨嶙峋的拳头，眯缝起眼睛，举起双臂朝向天空，朝向越来越往下落、使影子变得更长、最终坠入地中海的太阳，祈求上帝立刻显灵。他要求上帝马上赐耶稣一死。

他睁开眼睛，相信山岗上一切依旧如故，除了小队长胸前闪闪发光的两个斑点不再闪烁以外。太阳把光芒投到面向耶路撒冷的死刑犯们背上。这时马太高喊道：

“我诅咒你，上帝！”

他扯着嘶哑的嗓子高喊，他相信上帝并不公平，打算再也不信他了。

“你是聋子！”马太怒吼道。“若你不是聋子，你会听到我说的，并且马上赐他一死。”

马太眯缝起眼睛，等待着从天而降的天火落在他身上，给他致命一击。然而这没有发生，他未睁开眼，继续向上苍呼喊着重重的、侮辱的言词。他叫喊出自己彻底的绝望和关于存在别的上帝、别的宗教的说法。是的，别的上帝决不会容忍，肯定不会容忍，让像耶稣这样的人被绑在绞架上受烈日暴晒。

“我错了！”嗓音完全嘶哑的马太叫喊道。“你是个凶神恶煞！或是你的眼睛完全被神庙里香炉冒出的烟蒙住了，而你的耳朵除了神甫的喇叭声，已经完全听不到别的？你不是全能的上帝。你是个凶恶的上帝。我诅咒你，暴徒们的上帝，他们的靠山和灵魂！”这时，一股什么吹拂着原税吏的脸庞，他脚下有什么簌簌响了起来。又吹拂了一次，这时马太睁开了眼睛，看到世界上的一切，全变了，不知



是否因为他诅咒的影响原因,或是别的什么原因。太阳没等像每晚那样沉入海中,便消失了。一片酝酿雷雨的乌云威严而坚定不移地在空中从西方升起,把太阳吞没。它的边缘翻腾着白色泡沫,黑乎乎的烟雾笼罩的肚子呈一片黄色。乌云低沉地唔唔叫着,从它那里不时大量涌出一条条火蛇。突然腾起的一股狂风,卷起尘柱,顺着雅法大路,顺着贫脊的吉昂谷地,在朝圣者们的顶顶帐篷上空飞速掠过。马太不再作声,非常想弄明白,这场眼下将笼罩耶路撒冷的大雷雨,是否会给不幸的耶稣的命运带来某种变化。于是他赶忙望一眼劈开乌云的银线,开始祈求闪电击中耶稣的绞架。他怀着懊悔的心情望着还未被乌云吞噬的一片晴朗的天空,白兀鹫正在那里振翅飞翔,努力逃开离取的袭击。马太心想,他急于诅咒,太不明智。现在上帝再不会相信他了。

马太把目光投向山脚,专注地盯着于骑兵团下马并布成散兵线的地方,发现那里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他从高处得以清楚看到兵士们如何忙乱着拔起插进土里的长矛,将斗篷披到自己身上,马夫们如何牵着乌鸦,小跑着冲向大路。骑兵团要开拔了,这显而易见。马太用手挡着劈头盖脸的风沙,吐着唾沫,竭力想弄明白骑兵团打算离开意味着什么?他把目光转向高处,看清一个穿猩红战袍的身影,正朝行刑的小平台登攀。这时由于预感到可喜的结局即将来临,从前的税吏觉得心都凉了。

在暴徒们备受折磨的第五个钟头登上山的是从耶路撒冷策马赶来的罗马军团的一名大队长,随行的还有一名传令军官。克雷索博伊把手一挥,士兵们的散兵线闪开道,小队长向高级指挥官行军礼致敬。此人把克雷索博伊拉到一边,对他悄悄说了几句。小队长又敬了个礼,便朝坐在绞架台座旁石上的一伙刽子手走去。大队长则迈步走向坐在三脚凳上的那个人,此人礼貌地站起身来。大队长向他轻声说了些什么,两人又一起来到绞架旁。神庙卫队长也加入



他们一伙。

克雷索博伊厌恶地朝扔在绞架旁地上的一堆肮脏的破布白了一眼，那些破布原是不久前罪犯们的衣衫，连刽子手们都不想要的，他叫过两个刽子手，命令道：

“跟我来！”

从最近的那个绞架那边传来嘶哑的、听不明白意思的小曲声。赫斯塔斯在那个绞架上吊了近三个小时，由于苍蝇和阳光的折磨已经神经不正常，现下他正轻声哼着某支关于葡萄的小调，但缠着裹头的脑袋不时轻轻摆动着，这时那些苍蝇才慢腾腾地从他脸上飞起，然后又飞落回来。

第二个绞架上的狄斯马斯，比其他两人受的罪更多，因为昏厥未能赏赐给他，他不时有节奏地晃脑袋，一会儿往右，一会儿往左，为的是用耳朵拍打自己的肩膀。

比起这两个罪犯，耶稣算是幸运的。头一个小时他就开始处于昏迷中，后来就昏厥过去，裹头散开的脑袋耷拉着。苍蝇和马蝇因此完全落满在他身上，结果他的那张脸被一大群黑乎乎的、轻颤动的东西笼罩着。腹股沟和肚子上，以及腋下落满了肥大的马蝇，吸吮着他赤裸、蜡黄的躯体。

听从戴风帽人的暗示，一个刽子手拿起了长矛，另一个拿着桶和海绵来到一个绞架前。第一个刽子手举起长矛，用它先敲敲耶稣的一条胳膊，然后又敲另一条，他的两条胳膊平伸着被用绳索绑在绞架的横木上。肋骨突起的身躯有了一点反应。刽子手用矛杆的一端蹭了蹭他的肚子。这时，耶稣抬起了头，于是苍蝇嗡地飞起，露出了绞罪犯那张被吓得肿起来、眼睛肿成一条缝的几乎认不出来的脸庞。

伽诺茨里睁开眼睑，往下瞧了一眼。他那双平时明亮的眼睛，现下已经有些浑浊。



“伽诺茨里!”刽子手说。

伽诺茨里发肿的双唇翕动一下,用暴徒般嘶哑的嗓音说:

“你要干什么?滚开?”

“喝吧!”刽子手说,把矛尖上一块吸满水的海绵举到耶稣唇边。他目中闪过一丝狂喜,贴着海绵,贪婪地开始吸吮水分。旁边绞架上传来狄斯马斯的声音:

“不公平!我跟他一样,也是暴徒。”

狄斯马斯使尽全力,但无法动弹,他的手臂有三处被绳圈紧紧捆住在横木上。他缩进肚子,用指甲抠住横木的两端,把脑袋扭向耶稣的绞架,眼光中充满着仇恨。

满是尘埃的乌云笼罩着小平台,天空黑压压的。待到尘埃刮走,小队长喊道:

“第二个绞架闭上嘴!”

狄斯马斯不作声了。耶稣挣脱海绵,竭力想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亲热和坚定些,但没做到,只得嘶哑着请求刽子手:

“您也给他一点水喝吧。”

天越来越黑。乌云已经遮没了半个天空,正朝耶路撒冷压来,翻滚的白云在充满黑色水汽和火光的乌云前面消失得无影无踪。山岗上空电闪雷鸣。刽子手摘下长矛上的海绵。

“赞美宽宏大量的伊格蒙吧!”他庄严地悄声说,缓慢地把矛尖刺进了耶稣的心脏。

耶稣颤抖一下,悄声说

“伊格蒙……”

血顺着他的腹部流淌,下颚猛然抖动一下,他的脑袋便耷拉下来。

第二声雷鸣响起时,刽子手已经让狄斯马斯喝过水,并以同样的话语说:



“赞美伊格蒙吧！”一矛刺死了他。

发疯的赫斯塔斯一旦剑子手靠近，突然惊叫起来，但是当海绵触到他嘴唇时，却大吼一声，一口咬住了它。几秒钟后，他的尸体也在绳索允许的程度内垂了下来。

戴风帽的人跟在剑子手和小队长马克的身后走着，他的后面是神庙卫队长。他们在第一个绞架旁停下，戴风帽的人仔细察看了血迹斑斑的耶稣，用白皙的手摸了下他的脚，对同行的人们说：

“死了。”

在另外两个绞架旁，同样重复了一遍。

此后，大队长向小队长做了个手势，转身与神庙卫队长和戴风帽的人一起离开了山顶。天色昏暗，漆黑的天空闪电交织。空中突然冒出火光，小队长的呼喊声：“撤掉散兵线！”他的呼喊声淹没在隆隆声中。兴高采烈的兵士们戴上头盔，急忙从山岗上奔跑而下。黑暗笼罩住了耶路撒冷。

突然间暴雨倾注，正赶上小队在山岗的半道上。雨水泻得如此可怕，当兵士们往下飞跑时，汹涌的水流已经紧跟其后奔腾而来。兵士们在泡软的泥道上连滚带爬，跌跌撞撞，狼狈地奔向平坦的大道。顺着在雨帘中已经隐约可见的大道，淋得精湿的骑兵部队向耶路撒冷急驰。过些时候，在电闪雷鸣、大雨如注的混沌一片中，山岗上就只剩下一人。他挥舞着偷来的长刀，从滑溜的台阶上滑落下来，又紧紧抓住无意中碰上的东西，努力跪着爬行，奋力攀援，往绞架冲去。他忽而消失在茫茫黑暗中，忽而又突然被颤动的电光照亮。

194 当他好不容易抵达绞架跟前时，水已经没到脚脖子，他扒掉身上沉甸甸、湿漉漉的塔里夫长袍，只穿件衬衣，抱住了耶稣的双腿。他割断小腿上的绳索，又登上下边的横木，抱住耶稣，把双臂从上层横木上解脱出来。耶稣那赤裸、水淋淋的尸体沉重地压在马太



身上，将他摔倒在地。马太立刻想把他扛在肩上，但某种想法让他缓解了这样的行动。他把仰着头、伸开双臂的尸体留在泥水中。拔腿往另两个绞架跑去。他割断他们身上的绳索，两具尸体也沉重地倒在地上。

过些时候，山顶上只剩下这两具尸体和三个空绞架。雨水淋着、掀动着这两具尸体。

这时，山顶上既没有马太，也没有了耶稣的尸体。



第十七章 惊慌不安的一天

星期五，也即那场可恶的演出过后的第二天，杂耍游艺场现有的全体职员——会计拉斯托奇金、两个出纳、三个女打字员、两个女售票员、两个通信员、两个引座员和两个清洁女工——一句话，现有的所有人，上午上班时间都没有呆在自己的岗位上，而是全坐在临花园街的一排窗户的窗台上，望着杂耍游艺场围墙下面所发生的那件事。这堵墙下，成千上万的人紧挨着分两列排起了一条长龙，长龙的尾巴一直排到了库德林广场。这条长龙的最前面，站着大约二十名莫斯科戏剧界有名的票贩子。

排头的人们显得十分兴奋，吸引着从旁经过的公民们的注意力，他们都在讨论着有关昨晚那场从未见过的魔法表演的种种激动人心的故事。会计拉斯托奇金当时没在场，这些传闻使他感到十分不好意思。两个引座员告诉他一些活见鬼的事情，其中包括散场后一些女公民有伤大雅地在街上乱跑，等等诸如此类的话。谦恭文静的拉斯托奇金听着这些闲扯，只是眨巴眼睛，真不知道该采取什么法子，可是必须采取点什么措施，而且正是由他来采取，因为眼下在游艺场的全体职工中，他的职位算是最高的了。

196 上午十时，渴望买到票的队伍已经长得有必要出动民警消息都传到了民警局，他们以惊人的速度派出或徒步或骑马的值勤人员，将这支队伍维持得有了些秩序。可是这条按秩序站着的长龙，长达一公里，这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巨大的诱惑，引得花园街上的公



民们无比惊讶。

这是在外面，而游艺场里面同样也有问题。一清早电话铃就开始响起来，电话铃不断响着的有斯乔帕办公室，里姆斯基办公室，会计室，售票处和瓦列努哈的办公室。起先拉斯托奇金还回答几下，女售票员也回答，引座员对着电话咕哝几下，后来他们全部都根本连电话都不接了，因为对斯乔帕、瓦列努哈和里姆斯基在哪里的问题，根本无法回答。起初还试着用“斯乔帕在家里”之类的话来敷衍，可市里那边却回答说，往单元里打过电话，家里说斯乔帕在游艺场。

一位焦躁不安的太太打来电话，要找里姆斯基听电话，有人建议她给他妻子挂电话，她在话筒里痛哭起来，说她就是里姆斯基的妻子，但哪儿都找不到里姆斯基。于是胡说八道就开始了。清洁女工对大伙说，她到财务经理的办公室去打扫，看到房门大开，亮着灯，临花园街的窗玻璃碎了，圈椅倒在地上，一个人影也没有。十点多钟，里姆斯基夫人冲进游艺场。她号啕大哭，把双臂弯向背后。拉斯托奇金全然不知所措，不知该如何劝她。而在十点半钟来了几个民警。

撒旦起舞

他们第一个十分通情达理的问题是：

“公民们，你们这里出了什么事？怎么回事？”

众人往后缩，把脸色苍白、焦急不安的拉斯托奇金推到了前面。他不得不照实说，承认游艺场以经理、财务经理和行政协理员为代表的主管人员全都下落不明，不知在哪儿，昨晚演出后报幕员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并且简单的说了，昨天的演出简直糟糕透顶。

民警们尽可能地安慰那位号啕大哭的里姆斯基夫人，找把她送回了家，而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清洁女工叙述的有关看到财务经理办公室的情况。他们要求职员们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开始

197